



# 花潮

## 重走滇缅公路

许文舟

从找路转向找人,总还会有当年参加修筑滇缅公路者的后代吧。

腊戍位于缅北掸邦,海拔800多米,地形复杂,是滇缅公路在缅甸境内的终点站,抗战时期承担物资从仰光港口经铁路转运至腊戍,再通过公路输入中国的关键枢纽。原有曼德勒至腊戍铁路与公路网络相连,原始滇缅公路路段多已融入现代交通体系,所以在腊戍寻找滇缅公路的旧存,显然就像与风车大战的堂吉珂德。但既然冒着一定的风险来到腊戍,总不能空着手回去吧。于是我们将实物调查转到人物采访。

找人不容易,更何况我们找的是参加当年修筑滇缅公路的中国侨胞。一手握着从不同渠道得来的信息,一手拨打着电话,但对方语音不是停机就是无法连接。正在我们失望之际,在腊戍一所中学教中文的同胞钟建文老师电话打来,让我们别急,他已经找到了一户人家,其祖上正是参与修筑滇缅公路的保山人。真是喜出望外!约定的时间还早,我与冯老师早早坐上腊戍的“突突车”(类似国内的电三轮)来到约定的地点——腊戍小学旁边的一个华人街区。葱郁的法国梧桐沿街站立,一排排低矮的木质楼房显得有些老旧,与周边浓郁的异域风情不同,每家门楣都有中国传统的对联,颜色虽已黯淡,但新春味道依旧很浓。

想不到我还能在这位姓彭的保山老家喝到中国红茶,吃到同样来自保山的麦芽糖与地瓜干。说明来意,坐在对面的老奶奶始终没开口,倒是她的儿子口快心直,只是我们想了解他爷爷在滇缅公路上的事情,他听后也没有云里雾里。显然,他爷爷的事迹并没有成为他引以为傲的东西,说到中国,他倒也表现出非常想去的意愿。采访并没有我想象的简单,我们想要的东西早已被时光冲刷得一干二净。考虑到差不多都会是这样的情况,我们只好计划提前回家。

出屋,就见到了在腊戍一所小学旁的远征军纪念碑。当我把一束鲜花捧到碑前的台阶上,抬头就看见碑后面的坟墓上爬满了孩子。他们不知道一个陌生人居然会到这片杂草丛生的墓地给一块石头鞠躬。孩子们也许不知

道他们脚下的土地,曾被战火烧焦,时间让青草给创伤进行简单的包扎,就又有人在上面建盖房屋,铺平道路,栽种庄稼。这是我腊戍之行最重要的事项,因为那场战争,让许多将士无法魂归故里。说不准那片果园的地下,仍然有找不到的远征军将士的骸骨,也说不准,到那一天,连这些墓地,也会变成高楼。

由下关经漾濞、永平、保山、龙陵、芒市至畹町的一段,是滇缅公路最重要也是最艰难的一段。全线都要勘测新建,工程任务艰巨。经云南省政府统筹,责成公路局集中全省拔尖技术人才,在保山设总工程师处,采取统一指挥,分段包干,将要新筑的线路分为:下关—漾濞、漾濞—永平、永平—保山、保山—龙陵、龙陵—芒市、芒市—畹町6个工程分段,以争取时效。滇缅公路“下关—漾濞”及由“漾濞—永平”的两段公路工程,若全由漾濞一县承担,任务较重,难如期完成,势必影响全局。后经云南省政府决定,将下关至漾濞一段的路交给顺宁县(今云南省凤庆县)负责承修。

顺宁县政府接到省政府的调令,当即成立“顺宁县助漾民工总队”,当郑士樵任总队长,负责指挥。1938年初,顺宁县参加修路的7000名民工,步行8天到达工地。刚到工地民工就出工劳动。由于劳动时间过长,劳动强度过大,加上生活差等原因,生病死亡者与日俱增。顺宁县方面只能继续抽调民工前往漾濞参加修路,最高时达8995人。有的是父子同工地上,有的是夫妻、母女甚至是一家三代同工地上。

走在滇缅公路上,像是寻找,更是重温。历史随流水远去,但事实却在眼前发生。从云龙桥出发,不多时便来到柏木铺,目的地是太平驿。当晚住一家小旅店,意外地遇上了当年滇缅公路的一处指挥所。楼体歪斜地倚在山壁,二楼的木格窗早已褪成乳白色,攀缘其上的野蔷薇开出殷红的花,仿佛时光凝结的血脉。勾瓦苔迹斑斑,露台牡丹枯萎。我在太平待了两天,除了对沿途尚存的实物进行拍照记录,又采访了一些村人。虽然也都是口口相传的滇缅公路的事,毕竟是这些人的父辈的事,离现实不远,经得起推敲。

有一次从腾冲回凤庆途经怒江大桥服务区,特意到滇缅公路博物馆进

行参观。博物馆规模很小,外形设计也没特别之处,可当我踏入展馆,一下便被一组组实物震惊到了。设计图纸几易起稿,虽然是影印件,仿佛工程师们还在争论不休。锈蚀严重的炮杆,满身褶皱的美军水壶一定盛过中国浓烈的烈酒,而那些默默死去的修路工已然如冬天到来前倏然落下的树叶,留一个名字挤在一块石头上。

滇缅公路是一条光荣的战线,但处处充满牺牲。饥寒交迫,疾疫蜂拥,都可以让你轻轻销户,永远消失,回过神来,绿水潺湲青山逶迤,依旧被后人悉心管护的滇缅公路像脉脉慰藉,让我感动。

在永平县一家民间的滇缅公路纪念馆里,摆放着黏附着红黏土的碾石,背景的画布上悲鸟绕林,枯枝倒挂,这种苍凉让人哑然,无言以对。我有幸与滇缅公路在此停顿,一张张熟悉而又陌生的面孔须臾间又浮在心头,我又想起滇缅公路上衣着破旧的人,不同的乡音,负载着乡思的行囊,或借宿在屋檐下,或露宿山间,足迹与身影深嵌在悬崖。当时间轰然而过,我又想起凤庆的老乡,迢迢而来,头顶繁星冷月,身披夜露清霜,那一声声穿透历史的呐喊,已然落入尘土,却又浮在历史的天空,铸成英雄让我仰望。

当局在彷徨与决绝之间,给出了一套艰难甚至异想天开的方案,修路就是一场战役,当它摆到抗战的沙盘,就是血脉。一条长达1146.1公里的公路,9个月的时间全线贯通,这是世界人民斗争史上的一个奇迹,代价是无数的默默牺牲。采访中的一个个事件,尽管相隔这么多年,依旧缠绕我的无限与想象,痛痛已麻木的内心。记忆慢慢衰退,滇缅公路一些路段被荒草淹没,一些路段被时光遗忘,许多滇缅公路上的事情,最终归落到博物馆,那些峥嵘岁月便被密封保存。

翻过太平铺的山梁,有种雨后的畅快,被我丢在身后的公路乐此不疲地蜿蜒,流动着一样的历史,不曾翻新,像拧紧的发条。1938年后,战火将滇缅公路破坏得不成样子,供应的链条陡然断裂,才有后来的驼峰航线,接下了滇缅公路的负荷与重负。站在小尖山俯瞰,公路一侧即万丈深渊,深不见底,令人头晕目眩。在熠熠日光中走着,看到一块突立的岩石上刻有“前进”二字。石刻为滇缅公路修建时篆刻,现已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我在两个字前待得颇久,山与山陡峭相峙,无所依傍的石坎上,是长得艰难的桦木、葛藤与荆棘,万物想掩去曾经,感恩的人们又一——将旧事重提。

重走滇缅公路,就是在这条20多万老弱妇孺开辟的公路上,重新审视那场关乎中国存亡的战争。

## 松山的雨

徐虹

这里的雨是菱形的  
切割着碑文边缘  
402座青铜雕像肃立山间  
等待着远征的英魂

雨刚开81道年轮之门  
火光和浓烟涌了出来  
一旁的花喊着痛  
松枝上隐藏的枪声和悲欢  
都跑了出来

失重的雨水 落在松山上  
落在无声的青铜像上  
他们一身戎装  
整装待发的战马  
长出了高于山峰的翅膀  
草尖上蓬勃的火苗  
至今未熄

松山的雨  
带着硫磺 铁锈与青苔  
酸痛的酸苦  
让滇缅公路颠了颠  
弹坑里的雨水映着泪光  
不见远征男儿归  
母亲在村头的山楂树下  
等白了头

一座座青铜色的军人雕塑  
在雨中闪烁着纯净的光  
石头里的血 依然滚烫  
远处的山野苍翠宁静  
昨天的硝烟  
已随雨水隐入大地

群山匍匐  
青铜的骨骼高过峰顶  
这里需要仰望  
青翠的松枝上闪烁着  
清透的阳光与露珠

## 缅怀抗日将领 戴安澜

杨照昌

戎马倥偬肝胆胆,征南跨北志轩昂。  
国殇日寇死生掬,援救英军道义扬。  
浴血捐躯士卒卒,遗书谕后效家邦。  
矢志失勇旌名重,碑竖卢沟纪国殇。

## 碧血丹心耀边疆

张伟锋

七月的夜幕降下来,黑色笼罩着树木绵密的景迈山,空气里弥漫的都是清新的气味。在宁静中,隐隐约约可以听到一些人的声音,他们大多是慕名而来的旅行者。我们经过一天的跋涉,终于在天黑之前抵达景迈山,稍事休息后,采访团一行人摸黑走进了芒景上寨苏国文老人的家。苏国文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周年北京观礼团西南民族代表团代表苏里亚之子。知道我们要来,老人已经早早地等候着了,见我们进来,他赶紧招呼我们坐下,并让他的孙子给我们沏了一壶他自己种植的普洱茶。

在茶香的弥漫之间,苏国文老人开始了他有条不紊地讲述,而我们的思绪也似乎瞬间回到了那个久远的时代。苏国文说,1946年,他的父亲苏里亚在他爷爷去世之后,接任为头人,带领乡亲们发展生产,与敌人展开斗争,开启了他传奇的人生之旅。每每讲起父亲的过往,苏国文都是由衷地自豪和骄傲。他说,是时代造就了他父亲的传奇,也是父亲的人生刚好契合了那个时代,两者是相互遇上对方的。正因为这样,才有了他今天的讲述。讲到这里,苏国文安静了一会,把手指向门口的两匹高头大马。我这时才发现,苏国文家的堂屋门前,有两匹高头大马雕塑,一匹为红色,是土司府赠予爷爷的坐骑,一匹为黑色,是父亲苏里亚的坐骑。讲起爷爷、父亲苏里亚的过去,苏国文满是自豪。苏国文说:“仿佛是一场梦,感觉早已经过去,又感觉是在昨天,有时会有似梦似幻的感觉,也许这就是

真实的人生。”  
1947年,苏里亚开始组织民兵,参与边纵部队,并任民兵中队队长,所属人员有50多人。芒景村有布朗族、傣族、佤族、哈尼族等6个民族,是多民族聚居区。苏里亚在办公过程中使用傣族文字,为了工作的便利化,组织给苏里亚派了一位秘书周云南,协助苏里亚完成各种工作。有一次,从糯福方向过来了一支武装力量,苏里亚迅速组织力量去堵卡,僵持了很久发现对方是友方,于是赶紧迎接进门,并给友方提供粮食等物资供应。由于阻击国民党残匪行为勇猛,态度积极,苏里亚被评为“民兵英雄”。苏国文说,他曾在2006年前后,到境外缅甸行走,当地的群众仍有人在谈及父亲苏里亚的事迹。

1950年,在李晓明等人工作下,苏里亚答应参加西南民族代表团,到北京参加一周年国庆典礼。李晓明后来对苏国文说,他父亲苏里亚的工作是比较好的,一做就通,得到了积极响应。同时,李晓明还向苏国文透露:“作为地下工作力量,他们在他爷爷时代就已经在悄悄地开展工作,只是没有公开而已。”苏里亚工作做通以后,新的障碍来了,苏里亚的妻子开始疑虑重重,担心自己的丈夫出去了就回不来了,这时候,苏里亚的秘书周云南出来给她做工作,说要是你丈夫回不来,他就在她家打工一辈子,帮她家做各种脏活累活。前前后后,做了几次工作,一家人同意了苏里亚的北京观礼之行。

苏里亚从景迈出发,到佛房集中,再到普洱,之后又到了石屏、昆明。越往前走,汇合在一起的代表就越多。一方面大家开始兴高采烈地交流,一方面为所到之地的地大物博所深深震撼。最后,观礼团成员在重庆登上飞机,直接飞往北京。到北京,周恩来总理首先接待了观礼团,并给每人做了一套呢绒中山装。在北京,苏里亚第一次深深地感受到了他是这个国家的主人,深深地感受到了党和国家对少数民族的关心和重视。也就在北京的时候,苏里亚的心里燃起了熊熊的烈火,他暗自决定:“从此以后,要对党中央、对毛主席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忠诚,一定要带领景迈山的各族群众永远跟党走。”

苏里亚去了几个月都没有消息,一家人很是着急,便让时年8岁的苏国文跑到一位先生家,请先生写了一封信寄给父亲苏里亚。但是,依然没有得到任何回应。这时候,寨子里的老人说,都出去那么久了,还没有消息,按照当地的习俗,怕是得打一个卦问问吉凶,好也要有一个结果,歹也要有一个结果。老人们把簸箕挂到高高的树干上,然后选好时辰再从高处放下来,如果掉下来簸箕是正面,说明人还安然在世,如果是反面,则说明不用再等,等不到人回来了。一切准备就绪以后,老人们开始打卦了。结果,一切朝着不好的方向发展,落在地上的簸箕是反面在上的。顿时之间,所有的人都陷入悲伤之中。随后,村里人给苏里亚准备了棺木,把丧事给办理了,也算是一

场等待之后的最终了断。

事实上,苏里亚一切安好,他随同观礼团回到普洱后,和大家一起参加了兄弟民族大会,并见证了盟誓碑的树立。之后,苏里亚到孟连土司府汇报了此行的工作,还在那里参加了一次游行活动。在活动中,来自景迈山的人看到了苏里亚,满是惊愕,以为是见到鬼了。于是,慢慢地走近,一交谈果然是苏里亚。寨子里的人都以为苏里亚死了,没想到他还好好地活着。两人先是惊讶,接着是大喜,他们的头人没有去世,他们的头人还好好地活在人世,他们要把这个天大的好消息带回景迈山,让大家一起分享欢乐。在孟连,苏里亚准备了一些糖果、葡萄糖、眼药水以及照片,托两人带回景迈。苏里亚活着的消息,很快传遍景迈山。最高兴的人,当数苏里亚的妻子,夜夜惊喜之后,总算欢天喜地。

第二次景迈山人再到孟连买茶叶,也见到了苏里亚,苏里亚办完手上的要紧事,开始规划回家的行程了。经过仔细核算,苏里亚回景迈山的日子定下来了,所有人忙进忙出,以隆重的方式迎接他的归来。已经记事的苏国文说,当时,为了迎接父亲回家,鸣了九炮。这种迎接仪式,是用在特别隆重的时候,父亲回来,寨子人用了这种最隆重的方式欢迎他。苏国文说,苏里亚回来以后,休息了两天就召开了团结誓师大会,有6个民族100多人参加。苏里亚用了3句作了总结——第一句是:总有一天公路会挖到这里;第二句:将来会

用“神牛”犁田犁地;第三句:白天黑夜都一样亮堂。

从北京观礼回来以后,苏里亚发自内心地决定景迈山各族群众要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一心一意谋发展,把日子过好,过踏实。不久之后,苏里亚任职糯福区长,一直任到1964年。再后来,又调到澜沧县政协任副主席。1985年在去世前,苏里亚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苏里亚的言行举止深深地感染和影响苏国文,苏国文从小就立志要成为像父亲一样的人。经过刻苦学习和坚持不懈地努力,苏国文终于成了景迈山第一个布朗族人民教师。他在竹塘这个小地方任教了28年,从一人一校,到两人一校,再到三人一校,最后到四十多人一校,他都经历过。苏国文在竹塘小学当过校领导多年,亲手把这个学校办成优质学校。苏国文说:“父亲曾经交给我一个任务,就是要办好一所学校,让景迈山的孩子读好书,这个重任我觉得自己已经完成,对得起父亲的嘱托。”同时,苏国文还积极研究教学工作,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他所总结的“汉拉教育研究法”曾荣获国家教学研究一等奖。

在深耕教学多年之后,凭借着丰富的教育经验,苏国文从竹塘小学调到了教育局工作,负责全县的扫盲工作。当时,摸底全县的青壮年文盲在10万人左右,面对涉及民族众多的实际,苏国文提出第一步用民族文字来扫盲,第二步用民族文字写汉字,第三步把民间实用技

术加进去,取得了巨大成效。2002年苏国文被评为“全国民族教育先进工作者”,2005年被评为“全国扫盲先进工作者”。他在澜沧被人们亲切地称为“扫盲英雄”。他自己私下说:“这我也和父亲一样了,是‘英雄’了,只不过他是‘民兵英雄’,我是‘扫盲英雄’而已。”

2023年9月17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5届世界遗产大会通过决议,将“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57项世界遗产,也是全球首个茶主题世界文化遗产。茶是景迈山的宝贝,更是世界的宝贝,早就看清了这个道理的苏国文,带领着景迈山的各族群众种茶、制茶,发展茶叶产业。他自己种植了50多亩茶园,还打造出来一款“巴朗王子”的茶叶品牌。目前,孙子已经大学毕业,也在跟着苏国文做茶叶。在做好茶叶的同时,苏国文还专注茶叶研究,出版了《芒景布朗族与茶》等多部著作。“这也算是完成父亲交给我的第二个重任,把布朗族的文化从口头上升到文字记载。”苏国文说:“发展要有传承,精神要有传承,要老老实实地做茶,带领大家一起增收致富。”

采访完,已是深夜时分。我起身面对中堂,看到雪白的墙上,挂着一幅字,上面写道:“听党的话,永远跟党走,相亲相爱,和睦共处,勤奋上进,智慧,终生为民族为党而奋斗。”我们默默地读了一遍,又看了一眼苏国文老人。转身,离开了他家……

